

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传播中“符号之维”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

张辉刚

(西北民族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读图时代”的到来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的全新视角,对于传统仪式的传播同样如此。裕固族传统仪式富含拥有自身文化特质的视觉符号体系,对其文化释义的研究,可从符号文本的双轴视域出发去理解仪式中的视觉符号及其传播实践如何与身体实践、仪式展演、时空再造等诸多要素发生勾连。通过搜集整理视觉符号,再将其打造成专属于仪式传播的视觉识别系统,一方面,传播者可借此甄别判断所要传播的各类文化符号,另一方面,接受者也可在观看的同时通过查询实现更为精准的解读。通过这种顺应时代特点而生发出的“观看”仪式的全新方式,裕固族传统仪式可在构筑现代社会“视觉图景”的同时,借由视觉传播实践更好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

关键词:裕固族;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传播;文化符号;文化释义

DOI: 10.13885/j.issn.1000-2804.2023.01.010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 (2023) 01-0108-11

在裕固族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裕固族人创造了丰裕富饶的文化资源,极具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的传统仪式则有效树立和突出了各民族共享的裕固族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加快和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不断加大,裕固族聚居地区经济、教育、媒介生态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裕固族传统仪式也在生产生活方式变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多元传播环境形成、媒介技术深层嵌入等因素影响之下悄然发生着变化。随着族群生产生活方式的不断变革、传统仪式母体环境的接连转换,裕固族传统仪式所呈现出的现实传播图景并不乐观,尽管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其仪式文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但由于在传播过程中存在文本误读、认识片面等现象,使得裕固族传统仪式的原有特性正逐渐消失。当媒体在面对裕固族传统仪式时,由于其文化内涵认知的缺乏和对传统仪式视觉符号识别的模糊,使得传受双方对视觉符号的解读千差万别,而这种存在于编码与解码之间不同程度的偏差,则会导致传播行为很难准确进行,当传播者没有可参照的依据,受传者也无参考的系统时,这一传播行为便显得极为被动。传播者怎样从纷繁复杂的仪式文化资源里准确找到其所要传播的内容,受传者又如何能够在面对诸多内容时快速捕捉到自己想要获得的信息,关键在于对传统仪式特定视觉符号的查找与识别。视觉传播是以视觉可认知的表现形式传递信息的过程,伴随着媒介技术持续发展对传统仪式传播实践的推动,视觉传播成为了传播与

收稿日期: 2022-05-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祁连山区各民族口传文学传承保护机制创新研究”(20XMZ042);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培养计划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甘青宁各民族婚俗文化的传播创新路径研究”

作者简介: 张辉刚(1984-),男,裕固族,甘肃肃南人,博士,教授,从事视觉传播、传播前沿研究。

传承裕固族传统仪式最重要的手段。裕固族传统仪式与最基本的生命需求相关，也反映着裕固族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①，在数字化传播的语境之中，针对裕固族传统仪式所开展的视觉传播应先将仪式中特质各异的视觉符号内嵌于一个综合的符号体系中进行系统化的整理与释义，并对系统内繁杂的文化信息进行压缩提炼，再通过议程设置在大众化传播过程中建构其文化形象内涵，最终借助大众传媒平台使裕固族传统仪式更易于被受众认可、接受和记忆，便可极为有效地促成裕固族传统仪式的形象拓展和活态传承。

一、从一元到多元：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的文化特质阐释

裕固族传统仪式的外在景观是由视觉符号固化形塑的，其内在意义同样需要借助视觉符号向外释放，视觉符号凭借自身良好的形象性成为了接受者识别、认知与理解裕固族传统仪式最重要的符号载体。受人口迁徙、族源演变、文化互融和经济互往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与影响，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体系中既有集中展现个性的标志性符号，又有融合了多元文化属性的复合型符号，这样一种兼具个性与共性的共生态势构成了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体系的文化特质。

（一）特色标识：个性化视觉符号的集中性展演

作为有别于其他族群的标志性文化事象，裕固族传统仪式中的视觉符号共同组成了一个能够反映整个族群生态秩序、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的文化链，特别是通过对深嵌在社会结构之中的个性化视觉符号有秩序地组合性呈现可以实现对裕固族社会文化的集中展演，从而打造出更具代表性的仪式景观。裕固族是生活在“西北民族走廊”核心地区的族群，周边各民族与裕固族长期互动交融的历史，促成了裕固族多元文化特点的形成。但究其本质，裕固族文化形成的基础仍然属于北方阿尔泰游牧文化^②。在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体系内存有大量极具北方阿尔泰游牧文化特质的个性化视觉符号，通过对这些个性化视觉符号的再现与传播，可以有效地将传统仪式从形而下的生存需要转变为形而上的精神需要。因此，要想建构裕固族传统仪式的视觉符号体系，首先需要搜集整理并逐一确定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体系所特有的个性化视觉符号。

在裕固族传统婚嫁仪式中，婆家和娘家都会在仪式现场提前准备专供新娘使用的“斯勒玛盖勒”^③，作为一种既在婚嫁仪式中承担休憩、换装、用餐等实用功能，又兼具仪式过程指示、身份转换标识等识别功能的视觉符号，“斯勒玛盖勒”在当下裕固族传统婚俗中仍被视作一种文化符码予以保留。“斯勒玛盖勒”是母系氏族家庭对偶婚姻制度的一种有力象征，尽管今天的婚姻制度早已取缔了对偶的婚姻形态，但对“斯勒玛盖勒”的保留实则是对裕固族族群文化中“母权观念”的一种延续^④。游牧生活中女性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斯勒玛盖勒”正是对“母权”及女性生殖崇拜的具象再现。像剪马鬃仪式中的马鬃形状、婚嫁仪式中的羊干巴骨、剃头仪式中的酥油圈、赛代里羊（领羊）仪式中的柏树树枝等，都是裕固族传统仪式中极具特色的个性化符号，这些符号不仅代表性地组成了裕固族传统仪式的物质系统，支撑着整个裕固族世代历久弥新的动态生活方式，同时这些极具典型特征的识别符号还通过集中性展演形塑了北方阿尔泰游牧民族所特有的空间意义。在对各类传统仪式进行视觉传播的过程中，这些个性化视觉符号能够帮助接受者快速准确地做出识别判定，而在建构视觉符号体系的行为中，这些符号所拥有的“典型视觉特征”也自然成为人们可以首选的参考依据。

（二）互嵌共融：视觉符号体系的“二元同构”模式

“裕固族的形成与历史上的蒙古族文化和回鹘文化有直接的关系。这种直接关系的形成开始于蒙古族贵族及其游牧部落于1226年进入裕固族先民撒里畏兀儿人地区，并长期对撒里畏兀儿人进行统

^① 白色毡房，在讲西部裕固族语的地区将“斯勒玛盖勒”称之为“道尔郎”，可参见贺卫光《裕固族婚俗中“道尔郎”的民族学透视》（《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治。由此开始了两种文化的相互交融过程,相互交融的最终结果是一个新的民族及其文化的产生。”^[4]受制于族源演进过程中两种文化的共同作用与影响,裕固族族群内部形成了讲阿尔泰突厥语系的西部裕固族和讲阿尔泰蒙古语系的东部裕固族,在其整个族群文化体系构成中也显现出了蒙古族文化和回鹘文化“二元同构”的特征,作用到其传统仪式视觉形象的具体呈现层面,视觉符号系统则以“互嵌”的方式共融了两种文化各自不同的符号内容与文化特质。

作为新人所属两个家庭结合重组的重要仪式,裕固族婚嫁仪式过程漫长、环节繁杂,具体涉及流程、步骤与细节的筹划;场地、帐篷与餐桌的布置;服饰、饮食与器物的准备;颂词、歌曲与舞蹈的演绎等内容,在上述仪式内容中几乎都可寻觅到两种文化交融共生的印记,而其仪式视觉符号体系更是生动再现了“二元同构”的文化特征。尖顶红缨毡帽是裕固族妇女在婚礼中的重要配饰,也是标记妇女已婚的特殊符号,但其并非裕固族所特有的服饰类视觉符号。“〔甘州回鹘〕可汗常楼居……妇女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既嫁,则加毡帽”^{[5]916},是对古代回鹘妇女佩戴毡帽的描写。“头饰顶端正呈正方形,从底部到顶端,其周围逐渐加粗”^{[6]51}是西方人士于13世纪出访蒙古地区时对蒙古族已婚妇女配饰的记录,无论是在早期有关回鹘与蒙古的史料记载中,还是在今天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的传统配饰中,均能找到许多与裕固族尖顶红缨毡帽的相近之迹与相同之处。除此之外,像传统婚嫁仪式中的“戴头面仪式”“打尖仪式”等环节,口传颂词、仪式歌曲等展演内容,也都形象再现了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体系在“二元同构”模式下对两种文化既有特征的互融与共享。

(三) 多元复合:视觉符号体系的意义关联

由于裕固族文化所处的地理位置大致上是多种异元文化交汇的临界处,这使得裕固族文化极易受到外部异质文化强烈而持久的影响^[4]。身处西域伊斯兰文明、东方农耕文明、北方草原文明、南方藏传佛教文化圈^[2]交界之地的裕固族,除前文所提到的回鹘文化和蒙文化外,还与多种文化长期保持着交流与交融。受此影响,作为自身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裕固族传统仪式是族群自身所特有的,但也有一些是在不断借鉴吸收外族文化后孕育而生的,这就使得裕固族传统仪式的视觉形象具有多种文化基因交叉并存的多元复合型特点。

15世纪末期到16世纪初,“撒里畏兀尔”(裕固族先民)东迁,在其东迁之前藏传佛教便已大量传入裕固族族群内部并普及开来,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在东迁后不久就成为了全族共同的宗教信仰并延续至今。裕固族文化受到了藏文化的深刻影响,其传统仪式也不可避免地融合了藏文化的元素,在裕固族现存的传统仪式中,几乎都有与其相关的视觉元素。剃头仪式中,喇嘛为孩童诵经祈福的展演环节;婚嫁仪式中,新娘家人为僧人摆放完备的念经所需的各类物品;祭鄂博仪式中,幡杆、五色彩旗、隆达、煨桑台等器物道具,都是藏文化在裕固族传统仪式中的视觉再现。除此之外,在裕固族传统仪式中也能看到许多萨满文化的遗存,这是因为裕固族最早信仰萨满教,在其现存的传统仪式中仍保留了大量与萨满文化有关的仪式动作、器物道具和图形图像等视觉符号。婚嫁仪式中“箭射新娘”“过火堆”等动作符号是萨满文化中“火崇拜”的产物,“冠带新郎”环节的重要道具“尧达”是萨满文化中“生殖崇拜”的表现,新娘手持用于遮面的“面纱”则是萨满文化中鬼魂观念的延续。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体系集聚交汇、互融互鉴的特质属性,是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叙事的有力彰显,而各类视觉传播实践对多种文化的复合再现,则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生动写照。

二、双轴视域下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的文化释义

作为裕固族传统仪式中种类最多、应用最广的意象性符号,视觉符号可以形象、直观地展示和传达裕固族传统仪式的特质与内涵,如何准确实现对裕固族视觉符号的文化释义则成为了活态传承裕固族传统仪式的关键所在。贡布里希(E. H. Gombrich)在阐述旁观分享(beholder's share)理论时强调:不同的人看待事物的角度有所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看待事物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主体的

特性使“看”具有了主动性，因此“我们所寻求的解释和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永远视我们自己的兴趣和我們所希望解决的问题而定”^[7]。观者在感觉和解读图像时并不存在所谓“纯洁的观看”，个体的认知活动会贯穿整个观看行为的始终，这种贯穿始终的认知行为不仅包括从时空层面所计算的具象化的认知实践行为，还包括对符号体系组合轴与聚合轴的比对连接，因此，在双轴关系视域下关照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的表意活动则是解析符号意义之源的必经之途。

（一）双轴关系与裕固族视觉符号体系的建构

符号的“双轴关系”将组合理解为用以解决符号链连接问题的“句段关系”，将聚合理解为用以解释组合背后潜藏记忆的“联想性比较”。具有“邻接黏合”功能的组合轴又被称为“结合轴”，它是文本的构成方式，通过组合的形式，可将符号体系内的视觉符号以不同的分类方式呈现出来；具有“比较与选择”功能的聚合轴又被称为“选择轴”，它是文本的建构方式，一旦符号体系内的视觉符号形成，它便隐藏在后。对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体系的建构，不仅要分析邻接视觉符号之间的关联性，更要通过比对聚合关系去考虑构建传统仪式视觉符号体系时的多种可能性和复杂选择空间。

建构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体系，需要传播者凭借对自身文化目的的判断，从既有的仪式信息中挑选和组合可供呈现的现实视觉素材和符号形象载体，通过对所选符号文化价值的重新考量、位置顺序的再次排列和符号意义的全新演绎，将所有被纳入体系的视觉符号合理安置于组合轴内，进而形成所谓的“组合关系”。体系内任一视觉符号的生成，均为传播者从众多仪式视觉符号中选择的结果，选中的符号被安置在了组合轴上，而未被选中的所有备选符号则存在于聚合轴上，选择的来源，就是前文所讲的“聚合关系”，这一系统性的建构行为正是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其动态演化的过程中，视觉符号本身也就自然被编织进了社会生活与文化意义的领域。对视觉符号来说，“外显的内容”仅为符号的组合关系，“接受者感知到的，只是文本和一部分伴随文本，但是他的解释如果要比较深入，就必须明白已经隐藏的聚合系列是什么。”^{[8][157]}因此，要想深入解读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体系中的各类符号，就必须朝着体系背后所隐藏的聚合轴探索，只有明白了聚合轴的构成，才可能更准确地完成对视觉符号的文化释义，而所有“外显的内容”也只有通过隐喻、象征、暗示等手法充分调动起操作背后所有的表意集合（即“无法观察”的聚合关系），才可能有机会让受传者真正体认到视觉符号所蕴含的“潜台词”。

（二）再造与延伸：视觉符号文化释义的宽幅操作

在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体系内，虽然只有组合可感知，但组合风格也会因“宽幅”和“窄幅”两种聚合关系的不同而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视觉符号一旦形成，符号组合就成为了聚合轴上选择操作的投影，“叙述操作所形成的聚合背景，是叙述的‘备选组合相关元素库’”^{[9][130]}，先前有可能被选中的视觉符号成为该符号的背景，所有的仪式视觉符号也都成为备选组合的相关符号库。备选视觉符号库的丰富性取决于仪式视觉符号种类、作用和意义的丰富程度，而这种丰富性恰恰可以成为解决符号释义“宽幅操作”的重要依据。仪式动作、服饰造型、器物道具、图形图案，接受者能够感知到传统仪式视觉符号体系构成背后宽泛的选择幅度，这种宽幅操作不仅会使符号体系的建构更加鲜活多样，同时也会为视觉符号的组合呈现带来更多意料之外的惊喜安排。

1. 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意义的演进变化。

裕固族族源演进的脉络大致为：丁零（前3世纪）——袁纥——回纥（回鹘）——黄头回纥或撒里畏兀儿（撒里畏吾），13世纪后加入了部分的蒙古人成分——黄番（16世纪初）——裕固族。由此可以看出，裕固族文化的发展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变化的态势之中，要想真实再现其民族文化最本真的状态，就要正确看待这种因历史前进所带来的影响与改变。在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体系内，并非所有图形图像都出自同一时期，其符号构成是不断变化更新的，一部分符号会因脱离仪式而被舍弃，

也会有新的符号又因仪式实践的现实需要而被创造出来,更有许多相同的符号会因不同的时代特点出现释义上的差异。视觉符号意义的确立如同建立契约一般,一旦建立便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被人们广泛认可并付诸实践,但这些契约也会因诸多原因被改变。例如,在裕固族传统的婚嫁仪式中,婆家前来迎娶新娘时务必要准备一支数量可观、整齐划一的马队方能显现出婆家对新娘的重视,但在当下的婚嫁仪式中,大多数备有马队的传统婚嫁仪式仅限于核心人员才配有马匹,远不及旧时马队所营造的壮观景象。这样一种因生活方式变迁所带来的视觉形象改变,实则是符号体系向前发展的常态,这种更新换代也成为了一种良性的自然更替方式,而由此带来的视觉符号聚合关系的“宽幅操作”,只会让符号本身更贴近日常的仪式活动。

2. 外来仪式文化的交流互融。

“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裕固族始终是在一种多民族社会文化环境中生存发展着,在与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中,顽强地传承着古老的文化传统,同时也以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吸纳着各种文化因素。”^[10]在与外来文化交流交融的过程中,裕固族传统仪式必然会受到外来仪式文化的影响,地缘上的接近、宗教信仰上的同源和生产生活方式的相似等原因,使其对仪式视觉符号的使用与解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关联性,因此,对部分裕固族视觉符号的准确释义便可参考外来文化的相关内容去分析。裕固族传统仪式中有许多与动植物图腾相关的视觉符号,此类符号在其他民族的仪式视觉符号体系里也十分常见,对这些普遍泛在的动植物图腾视觉符号的解读,就可参考其他民族对其的解释而做出更为准确的文化释义。如裕固族牧民的牲畜饲养常因自然灾害、传染性疾病等原因深受影响,为此,牧民会为羊群举行赛代里羊(领羊)仪式,以此来保佑自家羊群不受灾害和疾病的影响,“主人会从自家羊群中挑选出体格最健壮、跑得最快、听力最好、思维最敏锐,且毛色带有黑色或是棕红色的、但又不能全黑或全棕红的公羊作为头羊的备选。”^①对此视觉符号的解释便可参考蒙古族“乞求羊神保护羊群”仪式活动的相关描述,即:蒙古族萨满请神跳神中有“乌胡那昂道”即种公羊神,是畜牧神中羊的保护神、繁殖神。跳神时,萨满将神鼓顶在头上,手持鼓槌,直立头上做角状,晃动身躯向前冲撞围观的人,象征种羊以角顶人^{[11]97}。

3. 现代文明对传统仪式视觉符号释义的影响。

现代文明带给裕固族许多新鲜事物,尤其是新媒体的出现对于视觉符号的广泛传播更是起到了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新媒体对视觉符号的推广,效果明显优于人际传播,甚至更优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借助于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许多裕固族传统仪式中的视觉符号开始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与此同时,现代文明也带给了裕固族视觉符号体系一部分新的内容与含义。像剃头仪式里玩具、现金、电子产品等逐渐替代了羊羔、马驹、牛犊成为了长辈亲朋送给孩童的礼物;婚嫁仪式里的汽车、摩托车等逐渐取代了马队成为了娶亲时最主要的出行工具;丧葬仪式里的录音机、MP3、手机等现代化的播放设备逐渐取代了经文吟诵、现场演绎成为了仪式声景常态化的听觉声源。在现代文明的调试、整合与重建下,仪式视觉符号聚合轴上的所有伴随文本均有转化为组合文本的潜在可能,在实现了观念上的革新与形式上的重组后,原本位于视觉符号结构深层的聚合文本一经“现实化”操作,便会出现在结构表层的组合轴上。这些重新出现在组合文本上的崭新的视觉符号,只有贴近裕固族民众的日常生活,贴近普通接受者的实际需求,贴近现代文明与技术手段带来的各种变化,不断汲取聚合文本的元素从而持续演进,才可能使受众更加准确地理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视觉符号本身的意义更新,倘若只是脱离实际、闭门造车,那么耗时耗力的视觉符号释义也就与博物馆收藏式的“符号图集”毫无差别。

① 访谈对象:常生荣;访谈人:张辉刚;访谈时间:2022年7月4日;访谈地点:甘肃省肃南县大河乡家属楼。

（三）筛选与对位：视觉符号文化释义的窄幅操作

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体系自身的意义框架是一个由符号和各种伴随符号围合而成的传播者与受传者共在的世界，在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形成的过程中，视觉符号的双轴关系及其具体应用成为传播者构建视觉符号体系意义框架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及方法，也成为受传者探索传统仪式视觉符号体系文本风格以及深层构成的重要途径。面对不断变化的视觉符号结构体系，传播者应以兼容并蓄的态度接受其由“宽幅操作”所带来的变化与不同，并在虚构与纪实、杂乱与有序、模糊与清晰、夸张与真实的并存关系中做出准确的判断与选择；面对视觉符号被异化与误读的现象，受传者应以科学发展的视角看待其由“窄幅操作”所设立的标准与规范，并在视觉符号意义框架解构与重构、闭合与展开的过程中，积极促成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在交融中不断互相充实，进而使视觉符号的传播与传承能够成为推动裕固族传统仪式发展的主要动力。

1. 传统仪式视觉符号文化释义对象的再界定。

在双轴共同作用形成视觉符号的过程中，并非所有备选视觉符号都有机会转化为组合文本，作为组合轴的可能，没有明确数目和既定顺序的聚合轴，只是将各种可能被选中的仪式视觉符号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面对聚合轴宽泛且多样的潜在可能，只有被“现实化”操作后的传统仪式视觉符号才有可能对文本意义的实现和符号价值的生成产生积极有效的作用。在归纳整理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的过程中不难发现，许多发生质变的视觉符号已不能归于此类，尽管从其释义层面来讲可做宽幅操作，但如果对象本身发生了错位，那么，再丰富的意义表达都显多余。在一些借用仪式视觉元素策划制作的商业演出中，为了单方面追求绚丽的舞台效果，仪式中的服饰会被随意设计，许多并不属于裕固族的配饰会被搭配在演员身上；在一些仪式所需器物的产品包装上，一些无法被识别的图形符号，仅仅因为个别细节上的相似，便会被当作传统仪式中的视觉符号大肆使用。视觉符号的双轴操作并非在聚合选择的最后阶段才会生成一个终极性的组合文本，而是在其聚合操作的任一阶段都有产生组合文本的可能，而这些组合文本是否有机会被呈现，则是由传播者赋予仪式视觉符号体系的文化目的所决定的。因此，在使用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的过程中，应仔细辨识对象是否存在，哪怕是随着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文本，但能否被算作视觉符号并推广使用，同样需要传播者仔细甄别判定，如果单纯只是为了增加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的数量而将聚合轴上的各种备选符号随意填补进来，这种盲目扩大的行为只会污染侵蚀裕固族传统仪式体系内原有的各种视觉符号。因此，对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的文化释义并非毫无边界地随意组合，而是要在既有标准的约束与规范之下，“宽备窄用、宽进窄出”地做出更为正确的选择。

2. 传统仪式视觉符号文化释义标准的再确立。

由于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体系一直处于一种动态演进的变化中，致使其符号能得以长期存在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但在具体传播行为中，由于缺少必要的“把关人”和行之有效的参照标准，存在着视觉符号被异化、被误读的现象。在现实中，确有部分仪式视觉符号由于受外部因素影响在形态、功能等方面发生了改变，但再多的选择与改变只能作为可供参考的资料，传统仪式视觉符号文化释义的核心依旧需要受传者从其最本质的内核出发，从其仪式功能演变入手去释义。一个民族过去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影响着人们的情感与决定，而裕固族人对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原始属性的追求与渴望，正是聚合关系“窄幅操作”的意义所在。例如，在裕固族传统婚礼中，新娘服装通常以深绿色和深蓝色为主，新郎服装则以深红色和深蓝色为主，这种颜色搭配显然与现代审美中对婚礼新人服饰设计的固有认知不同，因此，在一些有关裕固族传统婚俗的演出中，许多编导便希望扮演新人的演员能穿着红色或金色的服饰。这种失之片面的符号解读和内容呈现，必定会给裕固族传统仪式的传承与保护带来不利影响，而只有坚持传统仪式视觉符号文化释义的“窄幅操作”，才可能保证受传者能以统一的标准规范实现对仪式视觉符号的正确解读。

三、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识别系统的综合运用

在裕固族繁衍迁徙的历史进程中,传统仪式之所以能够吸引族群成员参与其中,正是因为仪式能够借由自身意义的有效传达展现出族群共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这种源于文化深层的共性寻求,促使传统仪式可孵化打造出一个有序且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而要想让这一共同体持续不断地产生意义,就要借由传统仪式的传播实践来实现对共同体的有效平衡与长久维系。将裕固族传统仪式转变成特定的符号语言进行视觉传播,是在融媒体时代开辟出来的一条活态传播民族文化的全新道路,作为一种视觉传达形式,视觉识别系统(visual identity)是以视觉传播为基础,将文化、服务、企业理念等抽象语言转化成具体的符号概念,应用于形象的开发^[12],将视觉识别系统的概念引入裕固族传统仪式的传播实务中来,所强调的正是视觉符号的易接受性和易识别性,如图1所示,通过对视觉符号规范且具象地整合以建构裕固族传统仪式的视觉识别系统,再将整理和优化后的不同类型的仪式视觉符号投放至各类传播平台上,“将经验本身转变为一种观看方式”^{[13]16},最终依据多层次、多角度、多形态、多渠道的视觉传播实践所产生的统一聚合的传播实效,便可全方位、立体化地输出与裕固族传统仪式有关的视觉形象和仪式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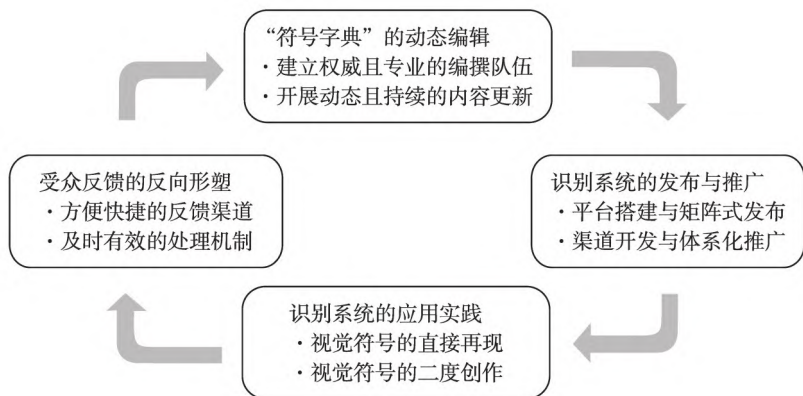


图1 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识别系统的综合运用

（一）视觉识别系统“符号字典”的动态编辑

民俗节庆活动的视觉识别系统设计,是将民俗活动中的多元信息系统精练为具有代表性、识别性的视觉符号,通过活动宣传、现场导视、周边环境等视觉传播强化民众对民俗节日的视觉认知^[14]。能够确保传受双方对视觉符号的认知始终处于统一的维度之内,是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传播有效达成的必要前提,如果传播者自身对视觉符号的理解是错误的,那么由其发起的所有传播实践自然无法生效;如果接收者对视觉符号并不熟识,那这种毫无准备的被动接受只会造成对符号的错误解读。面对传播实践中纷繁复杂且人数众多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编撰可供查阅的“视觉符号字典”则能有效促成二者对视觉符号认知的共识。

1. 建立权威且专业的编撰队伍。

科学的语言文字规范观应该是符合时代要求,符合语言文字发展规律,符合语言文字工作规律的综合性语言文字规范观^[15]。作为一种针对“特殊性语言文字”的查询系统,同所有字典的编撰工作一样,要想保证视觉符号字典的实用性与权威性,首先要组建一支专业且权威的编撰队伍。符号字典的编撰人员需要拥有过硬的知识储备和技能储备,要能从传统仪式的历史形态和当下实际出发,将所有能够找寻到的视觉符号囊括在内;之后可按照科学合理的划分标准将所有搜集到的视觉符号进行分类整理,所选标准可以符号表意的具体对象为依据,也可将文本的意义生成机制视为参照,还可制定

出新的划分标准，最终选定的划分标准一定要确保能够覆盖所有的视觉符号；最后，编撰人员还需要结合视觉符号的历史脉络、形成轨迹、意义指涉、仪式功能等对视觉符号进行准确而全面的文化释义。

在拍摄裕固族传统婚俗纪录片《西茂的婚礼》时，导演选择以大头目家族婚俗（目前保存最完整且最为典型的裕固族传统婚嫁仪式）为参照依据。因家族族约、传承机制、地域限制等因素，暂无对其完整记录的文献或影像资料，主创团队便先行邀请裕固族文化持有者、非遗传承人等组成编撰队伍，编写出了规范、准确且权威的大头目家族婚嫁仪式流程和视觉符号再现样本，在具体的视觉传播实践中，主创团队对照流程对大头目家族婚嫁仪式所做的详细记录和参考样本对大量面临消亡的仪式符号的再次复原，成为了现存最为完整的裕固族大头目家族传统婚俗一手资料。

2. 开展动态且持续的内容更新。

任何观看的活动都在一定的社会场域中进行，空间与观看有着深刻的联系，甚至可以说空间关系决定着观看关系^[16]。作为一种诞生于日常生活劳作的行为活动，裕固族传统仪式活态性反映的是整个传承空间动态的文化氛围，随着其生产生活方式的不断变迁，其符号系统必然也随之改变，因此，对裕固族传统仪式而言，建构专属于自身的视觉识别系统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因为任何一个单一视觉符号都不可能永久性地指代一种意义，任意一组视觉符号集合也不会一经形成便亘古不变。裕固族传统仪式的传承过程本就是一个持续演变、动态更新的过程，要想保证视觉识别系统能够持有裕固族传统仪式体系最核心的文化内涵与最本真的原始状态，就需要编撰人员实时关注传统仪式视觉符号发展变化的最新动向，并能依据动向及时、定期且有序地更新升级视觉识别系统的核心内容，从而在保证系统所有符号“外部个性化、内部同一化、类别多样化”的同时，全面有效地对系统进行查漏补缺和修复完善。

（二）视觉识别系统的发布与推广

“技术和文化互动的方式如复杂的舞步，紧密交织、纠缠”^{[17]28}。编辑制作好的视觉识别系统要想到达用户，并对其实际操作产生指导，就需要建立或借助专业化的平台开展权威发布，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则为这一任务的实现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设计制作可供查询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的门户网站，开发推广可供用户下载使用的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识别与查询APP等，再将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识别系统通过此类权威的发布平台公之于众，由此来保障各类用户可自主进行查阅。另外，作为一项创新研发出来的查询应用系统，需要通过持续有效的推广让更多用户能够熟悉、接受，并在面对实际操作困难时第一时间想到利用视觉识别系统来完成对仪式视觉符号的查询与释义。一方面可以借用各种媒体平台形成对视觉识别系统的网状宣传，同时还可在各类应用成果中形成植入性推广，分类合理、释义准确的视觉识别系统在经由行之有效的推广之后，便可真正进入到具体的视觉传播行为实践中。

网络与新媒体的崛起生成了人们新的社会活动空间。网络媒体不仅是人们获取一般性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成为形塑个人思维观念、形成新的文化表达、影响个体社会行为的重要力量^[18]，在以裕固族传统仪式中的各类仪式歌曲为对象开展活态传承实践时，创作者便采用了“现场直播展演实况+纪录片全景再现+公众号图文注解”的方式完成了对仪式原生态歌曲的发布与推广。创作团队事先选择好符合标准的拍摄对象，在仪式展演的过程中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供更多观众突破空间限制在线感受仪式歌曲的魅力；同时，团队还采用多机位对仪式现场进行了影像化记录，后期制作成纪录片、短视频等在全球视频平台播出；最后，团队又将与仪式歌曲相关的文字介绍配以图片在“原声祁连”公众号发布。“许多特定的场合和实践正从时间与空间维度被重新‘打开’，并且被新媒体带来的信息记录、归档、分析和获取能力所重构。”^{[19]17}主创团队正是利用新媒体为传统仪式编织起了网状的传播结构，脱离了时空束缚的“参与者”便可随时随地自由进入“仪式现场”，还能在充分接触与体验传统仪式的同时实现更深层次的交流互动，原本点状无序的单一传播路径被拓宽为点线面结合的可持续传播系统，基于矩阵式的传播实践，裕固族传统仪式中的各类原生态歌曲也可以在更为广阔的平台上被

更多受众听到与看到。

(三) 视觉识别系统的应用实践

“不同层次的媒体在视觉传播中往往会产生共鸣效果、累积效果以及遍在效果的叠加,这种叠加既有利于促使受众对视觉符号的趋近性解读,还可以减少符号化传播的内涵损耗。”^[20]在多媒体发展方兴未艾之时,将裕固族传统仪式作为传播对象,从媒介的具体传播行为上寻找突破点,可利用电视、手机、网络等多媒体形成的传播网,分步骤将裕固族传统仪式的视觉识别系统运用于传播网中。在具体的使用行为中,用户可以直接调用视觉识别系统中的符号本体,还可在参考借鉴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多元灵活的二度创作。

1. 仪式视觉符号的直接再现。

读图时代,以视觉传播为中心、视觉影像为载体汇聚而成的媒体景观成为了人类社会文化图景的主要内容^[21]。在对裕固族传统仪式进行视觉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可通过对视觉符号的直接使用更好地再现各类仪式情境,传播者可以查询与拟定传播内容相关的各类视觉符号,并将其应用在实际的传播行为中,接受者在接受的过程中,同样可通过对符号字典的查询,准确解读符号意义,即便是亲临仪式现场的参与者,也可以在参与传统仪式的前期,通过查阅视觉识别系统提前熟悉仪式中的各类视觉符号,以便更好地感受仪式内容。这些存在于视觉传播实践中的符号与符号集合,均可从视觉识别系统中找出与之一一对应的查询内容,就如同在文字阅读中遇到难以理解的字词,可以通过查询字典来理解其准确的释义一样,通过对视觉识别系统的查询,同样可以准确理解这些再现仪式情境的视觉符号。

需要强调的是,在直接再现传统仪式的传播实践中,不仅要注重动作、服饰、器物、图形等视觉符号的提取与识别,还应通盘考虑人声、自然声响和文本等整个符号系统。因为,如果只对传统仪式某一标志性的视觉符号展开细致表述,而刻意舍弃对其他视觉符号的同步再现,那么,这种脱离整体的单一性呈现,只会使单一视觉符号因为无法与其他视觉符号形成对照而失去传播的价值。例如,在视觉再现传统祭祀仪式时,通常传播者只会重点记录幡杆、五色彩旗、煨桑台等极具神秘色彩的仪式符号,而要想让受传者依据画面想象出一个人神共处、人神互通的神秘空间,就需要将鄂博周围的山花草、虫鸣鸟叫等自然景观也纳入视觉传播的范围之内。同样,在对传统仪式听觉元素进行直接采录时,视觉画面并不是传播者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但与声音关联密切的视觉符号则可以更好地帮助传播者传播听觉符号所承载的仪式意义,对听觉元素传播的视觉化转向,就是为了将听觉元素所携带的伴随性视觉符号一并传播出来,让受传者在接收到听觉元素的同时,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声音所传达的仪式意义。

2. 仪式视觉符号的二度创作。

视觉符号是一种典型的象似符,裕固族传统仪式中各类视觉符号正是在象似性(iconicity)基础之上,建立起了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而这种对应结构则可进一步表现为“相像”“再现”“模仿”三种基本的视觉关系^{[22][14]}。对视觉识别系统的使用,也并非只局限于对视觉符号的查询功能,还可在查询认知的基础上,结合实际需求完成对视觉符号的二度创作,就如前文所提到的各类传统仪式都有其标志性的个性化视觉符号和携带有大量意义的伴随性视觉符号,在对传统仪式进行视觉传播的过程中,便可基于符号自身“相像”“再现”“模仿”的视觉关系展开二度创作,从而将传统仪式推广至更多更好的平台之上。

在创作大型歌舞剧《裕固族姑娘就是我》时,创作团队要通过视听再现的方式将裕固族传统的祭鄂博仪式、剃头仪式和婚嫁仪式等呈现在剧场化的舞台之上,舞台化的创作不同于纪录片、微电影的真实再现,在不违背视觉符号原有属性的前提下,创作团队结合视觉符号的原有形态对系统中的视觉符号进行了新颖且大胆的二度创作。在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不仅重点关注标志性视觉符号,还对看似隐藏于标志性符号之下或符号之外的伴随性视觉符号予以展现。主创团队在打造新娘的视觉造型

时,除了采用“等比例复原、放大形变”等手段再现了扎拉玛勒欵(红缨帽)、凯门拜什(头面)等标志性视觉符号,同时积极利用各类现代化手段将长袍、坎肩、腰带、手帕、长筒皮靴、耳环等其他视觉符号也搬上了舞台,因为标识身份的视觉符号只有与这些积极参与传统仪式视觉传播实践的伴随性符号共同作用才可能产生意义。被二度创作之后的视觉符号配合再现裕固族传统仪式场景的舞台表演,可让所有观众在剧场观看裕固族传统仪式的同时,也能深刻感受到传统仪式的魅力所在。

(四) 受众意见的反向形塑

散布型的网状传播结构是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传播在全媒体背景之下逐渐形成的一种结构特点,结构之中的任意网络节点都能生产和发布信息并以非线性的方式流入整个体系,所以包括传播者和接受者在内的每一位用户,既是视觉信息的生产者,又是传播内容的反馈者。用户在使用视觉识别系统的过程中,必然会对系统的全面性、适用性、准确性和便捷性形成最真切的感受,对这些感受的汲取、采纳与处理,则会给系统的进一步完善带来裨益,建立起方便快捷的反馈渠道则能有效保障及时获取用户的意见与建议,只有编创队伍及时应对处理用户反馈的意见与建议,才可算作一次反馈行为的有效达成。对于用户指出的有关系统操作使用的细节性意见,可通过反复试验进一步完善修复;对于用户补充的符号内容释义的常识性建议,则可通过编创队伍的实际调研查漏补缺;对于传播内容的受欢迎程度,以及什么题材和话题更受追捧有一个较为准确的认知^[23],则能保障在今后的选材和内容制作上有更大的把握。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视觉识别系统的建构从仪式实际出发,因仪式实际而改,从而使识别系统最终成为传播者与接收者认知与传播裕固族传统仪式最直接有效的桥梁。

四、结语

裕固族传统仪式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大众传媒的推动,而大众传媒的强势进入也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着裕固族传统仪式的原有构造,作为大众复兴裕固族传统仪式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视觉传播在积极影响传统仪式传承走向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在“读图时代”的大众传播中,视觉传播带来的信息共享,并非单纯静止意义上的共享,还包括了在传播过程中对共享文化的再创造,愈发膨胀的视觉追求导致了符号背后族群记忆的削弱乃至消失,由此引发的浅层化、表面化的视觉传播则无法对传统仪式的活态传承产生实质性效果。融媒体语境下裕固族传统仪式的视觉传播展示出了无可比拟的自由化与现代化,原本远离大众生活的裕固族传统仪式在融媒体语境下再次以客观真实、生动形象的面貌展现在观者面前。对于融媒体时代带来的机遇,我们不可过分乐观,但当裕固族传统仪式已然走向“死胡同”时,对于融媒体背景下裕固族传统仪式出路的探寻,势必要抱以一种破釜沉舟的信念和决心。基于现代性与全球化的背景,我们应该重新构建与当代和国际接轨的裕固族传统仪式的话语体系,使传统仪式能够找到新的生存空间与发展前景,只有这样,才可能让裕固族传统仪式以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常态”实现文化传承、文化输出与文化产业的动态结合,也惟有如此,才能使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在活态环境中得到传承与弘扬。

参考文献

- [1] 贺卫光. 裕固族地区祭鄂博仪式中参与者的行为逻辑分析.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44(4): 68-73.
- [2] 杨富学, 安玉军. 藏族、蒙古族、土族因素与裕固族的形成. 青海民族研究, 2016, 27(2): 107-110.
- [3] 张辉刚. 图像叙事与修辞实践: 裕固族传统仪式中视觉符号的意义生成.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59(3): 96-105.
- [4] 贺卫光. 论边缘文化与复合型文化——以裕固族及其文化的形成为例. 西北民族研究, 1999(2): 206-211.
- [5] 欧阳修. 新五代史: 第74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6] 贺卫光. 裕固族仪式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5.

- [7] 贡布里希. 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 范景中, 译.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0.
- [8]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9] 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 [10] 贺卫光. 论多元文化中的民族变迁——以裕固族变迁为例.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48(4): 11-17.
- [11] 乌丙安. 神秘的萨满世界. 上海: 三联书店, 1989.
- [12] 彭纲. VI设计新趋向. 装饰, 2004(12): 80.
- [13] 刘涛. 视觉修辞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 [14] 乌丙安. 走进民俗的象征世界——民俗符号论. 江苏社会科学, 2000(3): 39-53.
- [15] 唐海龙. 新媒体语言规范化的原则与策略. 社会科学家, 2017(1): 154-160.
- [16] 李静, 葛俊芳. 空间·身体·图像: 藏族观看实践中的禁忌研究.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7(5): 168-174.
- [17] 罗伯特·V·库兹奈特. 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 网民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 叶韦明,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
- [18] 孙信茹. 线上和线下: 网络民族志的方法、实践及叙述.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11): 34-48.
- [19] 斯科特·麦夸尔. 地理媒介: 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 潘霖,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 [20] 张辉刚, 海万玲, 郭雨. 裕固族文化传播中视觉识别系统的建构. 当代传播, 2015(2): 64-65.
- [21] 李刚, 黎珂位. 记忆再现、视觉传播与文化图景: 纪实性动画影片中的民族志书写. 当代电影, 2019(9): 23-26.
- [22] 安娜·埃诺, 安娜·贝雅埃. 视觉艺术符号学. 怀宇, 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 [23] 聂磊. 新媒体环境下大数据驱动的受众分析与传播策略. 新闻大学, 2014(2): 129-132.

The Dimension of Symbolism Visual Communic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Rituals of Yugu Ethnic Group: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ZHANG Hui-g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advent of the picture-reading era has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of learning about the world and spreading traditional rituals. As the traditional rituals of the Yugu Ethnic Group are rich in visual symbols with their ow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of it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can, under the vision of two axes of semiotics, explore how visual symbols of the rituals and their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are linked to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body practices, ritual performances and space-time reconstruction. A visual identity system exclusive to ritual communication built with collected and sorted-out visual symbols can not only help communicators identify various cultural symbols to be transmitted, but also allow receivers to understand them more accurately through query while watching. This new ritual-viewing way that conform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can help traditional Yugu ritual construct visual pictures of modern society while ser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by virtue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Keywords: the Yugu Ethnic Group; traditional Yugu rituals; visu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symbol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责任编辑: 李向辉)